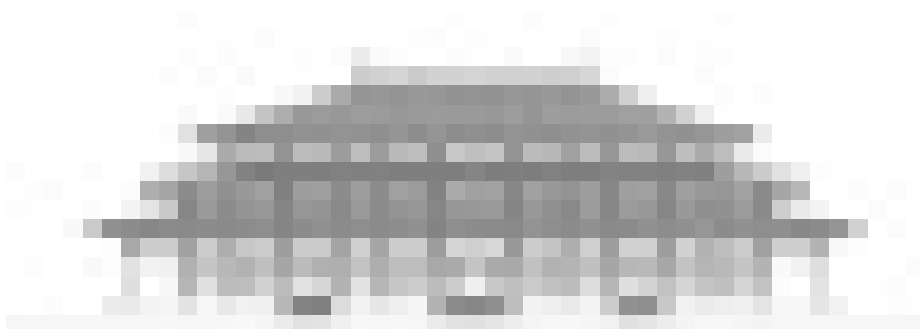


秦汉、曹魏与南朝几座木构殿阁原状推想



人们熟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建筑是帝王宫殿，而中国历代宫殿建筑的基本特征，是以木构殿堂为中心而渐次发展起来的。史书中所载上古尧帝的宫殿：“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①说的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起源阶段的大略情形（图 1-1）。然而，现存帝王宫殿建筑只有明清两代的遗存案例，其历史时段跨度不过五六百年而已。如果将这一范畴扩大到与帝王殿堂相类似的佛寺与道观中的殿堂，则最早的木构殿堂建筑遗存可以追溯到创建于公元 782 年的唐代遗构——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图 1-2）。规模、结构与造型更接近帝王宫殿一点的早期木构殿堂，则当首推创建于公元 857 年的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图 1-3）。比之更早的木构殿堂建筑，从敦煌隋唐时期洞窟的壁画中，或初唐时期大雁塔门楣石刻所表现的佛殿建筑中（图 1-4），也可以略窥一斑。其历史时段至多可以覆盖一千余年。

若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上，可能已经有了与唐代木构建筑十分类似的木构殿堂雏形，以及围绕中心殿堂而设的回廊与门房。或可言之，周回庭院、前立门房、中设殿堂的“门堂之制”式建筑空间形态，其雏形模式早在中华文明创立之初就已经基本确立。这一建筑模式雏形的中心，正是位于庭院中央的木构殿堂（图 1-5）。

从历史文献可知，早在先秦时代的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宫殿建筑已经成为当时建筑的主流。《史记》中描述战国时期“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轅，后有长姣美人”^②的宫殿景象，或可以从现在尚存战国都城燕下都或齐临淄城址内尚存的高台

遗址中略窥一斑。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之后的秦汉大一统帝国，更是进一步将帝王宫殿建筑的营造推向了高潮。这一点无论是秦咸阳的阿房宫，还是汉长安的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文献记载中所描述其宫苑之殿堂台阙，动辄有数十丈的面广、进深与高度，其规模之宏伟、尺度之恢弘，都令世人咋舌。

自秦汉以后，无论是三国还是两晋、十六国，乃至南北朝时期，前后数百年时间，帝王宫殿建筑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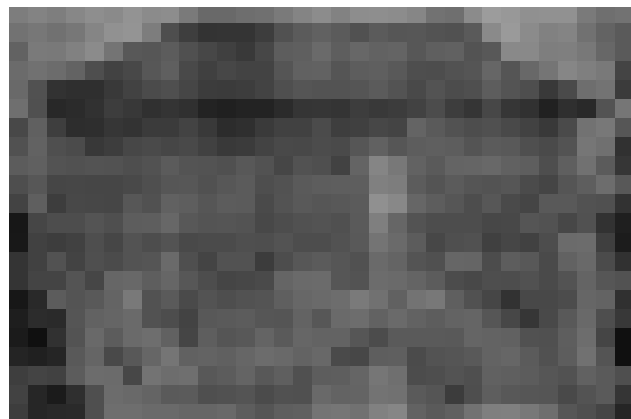


图 1-1 上古“土阶三等，茅茨不翦”的宫殿（宋马和之《周颂清庙之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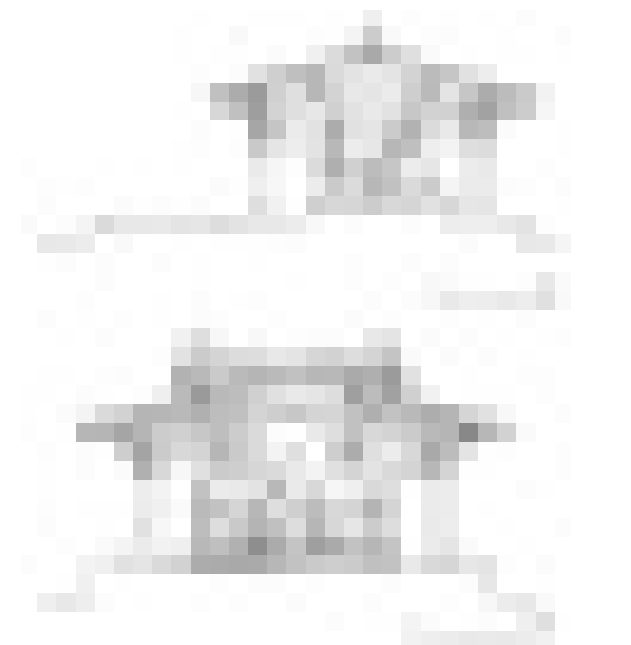


图 1-2 现存最早木构建筑——五台南禅寺大殿（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①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②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



图 1-3 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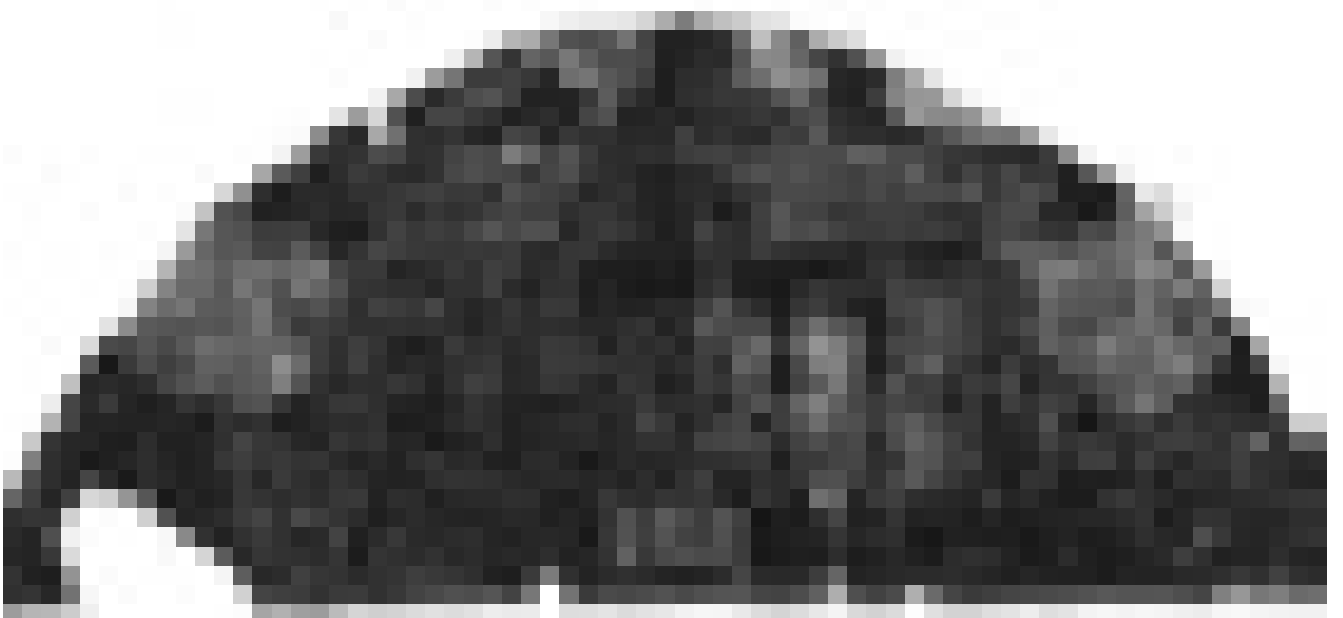


图 1-4 大雁塔门楣石刻中的唐代木构建筑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大雁塔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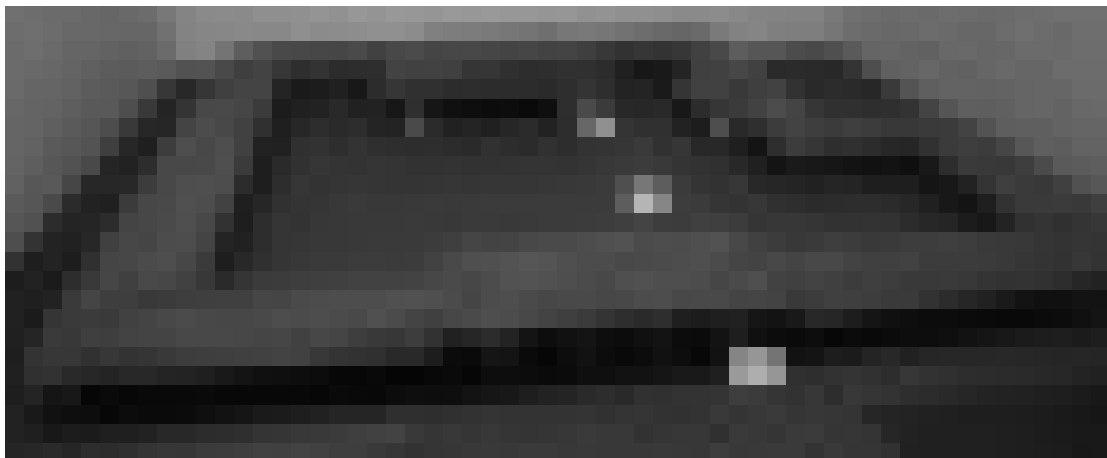


图 1-5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二里头宫殿复原模型（谢鸿权 摄）

自那一时代骤然兴起的佛教寺院建筑风靡大江南北。尽管这一历史时期的木构殿堂没有一例真实的遗存，但从南北朝时期大量建造的佛教石窟寺中用石头雕琢或壁画描绘的木构殿堂形象中，仍然可以大致了解这一时期木构殿堂的基本形态。

若再回溯到两汉乃至秦代，其木构建筑遗存更无从谈起。然而，从大量汉代画像砖、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明器，以及尚存汉代石阙中对仿木结构屋顶的表现，都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木构房屋或殿堂的可能样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图 1-6，图 1-7）。只是这些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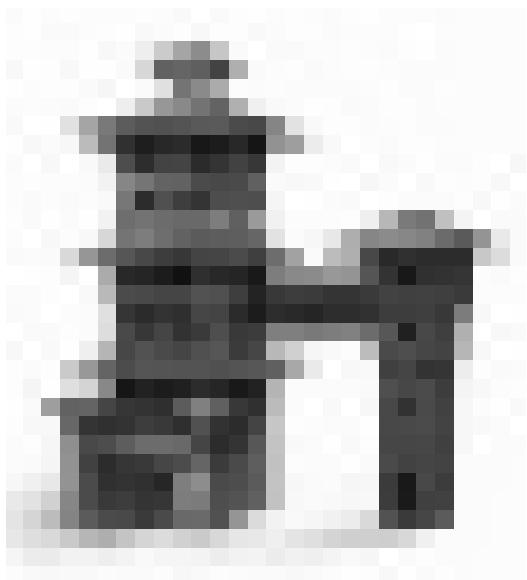


图 1-6 汉代明器中表现的木构屋顶房屋（焦作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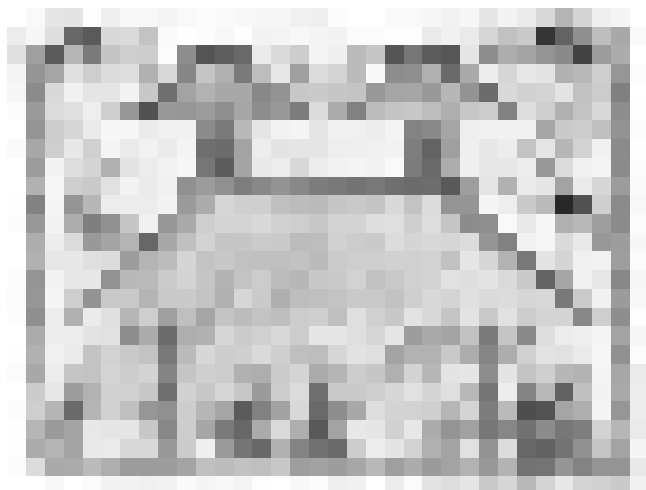


图 1-7 汉代画像砖中表现的木构殿堂（周到，李京华 . 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 [J]. 文物, 1973 (6) : 39.)

砖和明器，表现的多是当时雕琢或烧制这些画像砖或明器的艺人与工匠们有可能观察到的市廛里坊中的建筑。尽管其中有可能透露出一些宫殿建筑的信息，但其规模与尺度也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概略表达，与文献记载中所描述的那些体量巨大的帝王宫殿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其实面临了一个历史悬疑：同一时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以及时间略晚之人撰写的《三辅黄图》和其他一些历史文献，其中所记述之秦汉时代

那些规模宏大、尺度恢弘的帝王宫殿建筑，究竟是作者笔下生花式的夸张之辞，还是其中可能存在某种历史的真实？长久以来，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第一节 秦咸阳上林苑朝宫前殿阿房宫

尽管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起源很早，但大规模的帝王宫殿建筑营造很可能始于完成大一统伟业秦代的初期：“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阁轩轅，后有长姣美人。”^①而且：“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属之。”^②

然而，见于史书记载最为宏伟的宫殿建筑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开始创建的咸阳上林苑内的朝宫前殿阿房宫。这一年是秦完成统一大业（前221年）之后的第10年，距离秦始皇驾崩仅3年，距离秦亡也仅6年。显然，仅仅从时间上分析，这就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工程。但从史料的描述中可以发现，这是一项旷古未有的宏大工程。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

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③

这里描述了阿房宫的大致位置、空间尺度、周围建筑格局及其基本的空间构想与象征意义。从这篇文字中，可知道阿房宫建造于咸阳城外的上林苑中，是秦代朝宫（有可能是秦代天子的正朝所在？）的前殿，其地位大约相当于明清时代紫禁城内的前朝正殿——太和殿。换言之，朝宫前殿阿房宫很可能就是代表秦代帝王最高权威的前朝正殿——路寝之殿的所在。这座前殿周围有阁道环绕，殿前远对南山，高大的南山之巅恰好形成朝宫前的门阙。前殿之后设有复道，将阿房宫与渭河北岸的咸阳城连通。这座联系阿房宫与咸阳城的复道，如同是天汉中连接营室星的阁道，使前殿阿房及朝宫其他部分与南山、渭河以及渭河之北的咸阳城联系而成一个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整体空间，象征了君临天下大一统帝国皇帝的至高无上与帝国疆域的浩瀚无垠。

当然，最重要的是，《史记》中还具体记述了阿房宫的基本尺度：“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由秦代时的一步为6尺，一丈为10尺，一尺约为0.231米，可以大略推算出这座阿房前殿的台基折合今日的尺度为：东西693米，南北115.5米，殿基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如此大的殿基面积，其大殿的建筑体量无疑也会相当惊人，故《史记》中有云，其上可以坐万人，其下可以建五丈旗，实非虚语。

据考古发掘，秦朝宫前殿阿房宫确有遗址发现（图1-8）。现存一座长方形夯土台基，实际探测台基的长度为1320米，宽度为420米（图1-9），折合秦尺：东西长570余丈，南北宽180余丈。还有一说，台基残址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台基顶面距离

①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 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

②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③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周围现状地面高度为 7~9 米（约为秦代的 3.9 丈）。这似乎比文献中所描述的长 500 步、宽 50 丈的殿基尺度要大出许多。

考虑到这一巨大基座有 2000 余年的历史，有可能遭到了自然或人为的剥蚀，其高度应该比 3.9 丈要高，假设其基座高约 4.1 丈（残存 3.9 丈），其殿身台基高度参考历代宫殿台基，假设为 9 尺，以取“九五之尊”的意义，两者之和约为 5 丈。由此，可与《史记》中所谓“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的描述相契合，从而对阿房宫大殿台基最初的设计高度做一个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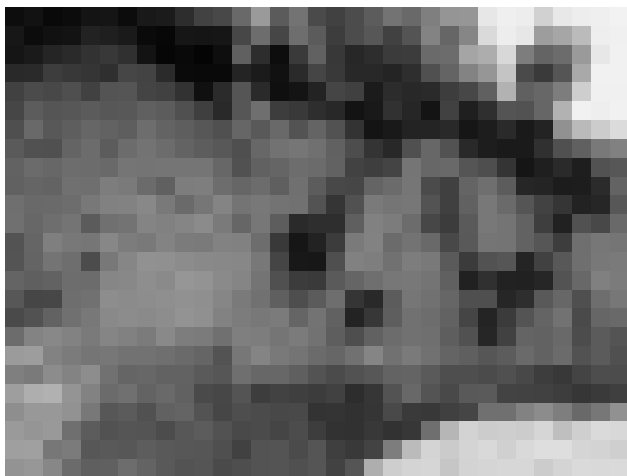


图 1-8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王贵祥. 匠人营国——中国古代建筑史话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图 1-9 秦朝宫前殿阿房宫基址及平面尺度示意图（作者自绘）

首先，可以将这个长近 600 丈、宽约 180 丈、高约 5 丈的秦代夯土台基遗址想象成是秦代朝宫前殿阿房宫的基座。而且，由于这一台座为东西长、南北宽，呈坐北朝南之势，与文献中记载的坐北朝南的前殿阿房宫是一致的。再将前殿阿房宫的长宽尺寸放在这一台座之上，可以发现两者似乎十分匹配。换言之，秦代朝宫前殿阿房宫大台基的尺度，以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数值推算，大约为东西长 1320 米（约 952 步，接近前殿东西面广长度 500 步的 2 倍），南北宽 420 米（约 180 丈，恰为前殿南北进深长度 50 丈的 3.6 倍）（图 1-10）。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台基之上，建造尺度如此巨大的殿堂，两者之间在造型、结构乃至尺度逻辑上都是相互契合的。由如此巨大的基座遗址推想，或也可以大体上印证：司马迁对于阿房宫基本尺度的记录很可能就是最初的真实设计尺度。

此外，从朝宫前殿阿房宫的长宽比例进行观察，也存在有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比例关系：其殿通面广 500 步（693 米，以秦代一尺为 0.231 米推算^①，为 300 丈）恰好是其殿通进深 50 丈（115.5 米）的 6 倍。说明这座大型殿堂的面广与进深比，很可能存在有某种内在的结构与空间逻辑关系。

事实上，这一平面长宽比为 6 : 1 的比例关系绝

^①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421. 附表三. 历代尺度简表.



图 1-10 秦阿房宫前殿及台基主要尺寸关系示意（作者自绘）

非偶然，很可能是秦人刻意设计的结果。因为，按照秦代度量衡制度，1步为6尺，1丈为10尺，则500步恰好就是300丈。也就是说，《史记》行文中的“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也可以表述为“东西三百丈，南北五十丈”，如此，就能更为直观地看出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司马迁在这里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长度单位——“步”与“丈”，来描述这一事实。在了解了这一奇妙的6:1的比例关系之后，不由得令人产生一个疑问：秦人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整齐的长宽比例来建造这座代表国家最高统治象征的重要殿堂？这其中是否可能蕴含着某种象征性意义？

有一点应该提及，秦人已经开始相信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即由五行“木、火、金、土、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周而复始地循环流转相生相克。王朝更替也应该符合这一流转生克规律。秦人认为周为火德，欲克火，代周而兴的秦应取水德：“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①

在古代《周易》的卦义之中，有“天一生水位乎北，

①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地六成之”^②之说，且以《周易》后天八卦言之，北方为坎，为水，为黑。也就是说，五色中的黑色代表了水。换言之，数字“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水德的象征，而尚水德者在色彩的取向上亦尚黑。因此，在秦始皇登基甫尔，即昭示天下：“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③同时，秦人还“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④显然，这些与数字“六”有着密切关联的法冠、车舆、丈量尺寸以及统一设定的全国郡县数量与配置的殿前金人数量，应该都是秦人刻意而为的。

那么，为什么秦人又不直接将这座象征帝王最高权力的朝宫前殿阿房宫作“东西三百丈，南北五十丈”这样更能体现秦代“水德”之象征意义的表述，而要令人费解地表述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甚至又特别强调了“下可以建五丈旗”呢？显然，这个

② 文献[1]. 经部·易类.[宋]俞琰. 周易集说. 卷三十. 系辞上. 传三.

③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④ 文献[1]. 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刻意突出数字“五”的表述方式：“五百步”“五十丈”“五丈旗”，其内涵也一定有设计者当时所特别期待的某种象征性意义。因为从战国时兴起的五行学说的数字象征来看，数字“五”，其实象征了五行中的“土”，从而也象征了“东、西、南、北、中”大地五方之“中央”的地位，正与这座象征“天下之中”的帝王宫殿正殿的地位相匹配。

此外，“五”与“六”所代表的土与水也还具有某种相辅相生的作用：“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三月春之季，季土位也，五阳以生，故五为土数，此其生数之由也。故五行始于水而终于土者，此也。”^①也就是说，无论是数字“五”和“六”，还是这两个数字所代表的五行之中的“土”与“水”，都具有相互依存的作用。而据古代中国人的五行观念，则五（土）为六（水）之生数，秦代朝宫前殿阿房宫采用的既合乎数字“五”又合乎数字“六”的长宽尺度应该可以理解为是当时人的一种刻意为之的设计。

秦代以农业立国，又着眼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同时，又根据五德终始之说，将自己的王朝定义为水德。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五行生克的原理与数字象征的诉求，秦人将其新立都城的朝宫正殿，既表现为水德之象又表征为“天下之中”，是一种必然的心态。如前所述，最能表达这一“天下之中”意义的象征性数字就是“五”，故前殿阿房宫的设计者将代表“中央”的数字“五”与代表水德的数字“六”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得这座秦王朝统治之最重要象征的前殿阿房宫，既采用了“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之以“五”为核心的象征中央土德的尺寸设定，也采用了平面长宽比为6:1，建筑形体可能由6座独立结构体并列组成，以数字“六”为建筑物外观表象之象征“水德”

的比例与造型。正是这一系列巧妙的设计，使得这座旷古未有的伟大建筑将秦人最为关注的两个重要象征意义——代表天下之中的“土德”与代表取代周之火德而兴的秦王朝的“水德”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此甚至还可以联想到，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阿房宫台基尺寸，其东西长度十分接近600秦丈（所差尺寸，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当时基座施工放线时的测量误差及后世自然与人为的侵蚀所致），南北恰好180秦丈，这一长宽尺度不仅恰好是6的倍数，而且还恰好呈现为前殿建筑本身东西面广（300秦丈）的2倍，南北进深（50秦丈）的3.6倍。所有这些与数字“6”相契合的台基、建筑尺寸及比例关系似乎都不是某种无意识的巧合。

基于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胆的推论：秦人在最初准备创建其朝宫前殿阿房宫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将这座巨大殿堂的通面广与通进深采用了与数字“5”密切关联的长度与宽度，从而在凸显朝宫前殿阿房位处“天下之中”的象征意义的同时，又将这座大殿平面的长宽比刻意设计成为6:1的比例，甚至使大殿的基座长宽尺寸也与数字“6”发生了关联，从而更加象征性地显示出秦人所崇尚的“水德”。

然而，这样一座宏大的殿堂，其最初的平面与结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如果将其想象成一座内部空间是一个连续整体的大型木造结构体，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以当时常用的木构建筑的柱子间距大约在3丈（6.93米左右）来推算，其殿通面阔约为100间，通进深约为17间。从木构建筑的视角来观察，这显然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巨大建筑物。其造型若果真如史书中所言：“索隐：此以其形名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②即这是一座四坡屋顶的建筑物，则如此巨大的建筑长宽尺度若取其进深的

① 文献[1]，经部·易类，[宋]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上。

② 文献[1]，史部·正史类·[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索隐。

1/5 来构造屋顶，其屋顶所覆盖的空间长度有 300 丈，前后檐柱距离有 50 丈，起举高度约有 10 丈（约 23.1 米）之高，以怎样高度的柱子才能与这样巨大的面广、进深与屋顶高度的建筑物相匹配？如此高大的屋顶结构又当如何高耸宏巨？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结构体，在 2000 多年前的结构技术水平上，尤其是以使用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古代建构技术基础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秦人刻意地将这座大殿的尺度与数字“6”建立起密切的关联，那么在建筑物的结构与造型上，似乎不应该不体现出这样一种象征性联系。换言之，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座大殿的通面广是其通进深的 6 倍，且其通进深的长度也有令人不可思议的“五十丈”之长，那么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秦人实际上是希望建造 6 座相互毗邻的方形殿堂，每座殿堂的面广与进深都为 50 丈。各自形成一个四面坡形（四阿）的屋顶形式，然后将这样 6 座方形四阿屋顶殿堂呈“一”字形排列并置在一座高大的台基之上，并将其称之为上林苑内朝宫的“前殿阿房”。也就是说，这座“前殿阿房”其实是由兀然矗立于一个高大台座之上的 6 座各自独立的巨大结构体组合成的一组建筑综合体。其下的台基尺寸又恰是这一综合体通进深长度的 3.6 倍，通面广长度的近 2 倍。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或可以推想这座前殿阿房是由各自独立的 6 个部分并列而成的。这 6 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是面广 50 丈、进深 50 丈的巨大独立结构体。每一结构体，各有自己独立的柱网、梁架与屋顶。6

座方形结构体呈一字形并列，又进一步构成了一个旷古未有的面广 300 丈、进深 50 丈的巨大殿堂，这座由 6 部分组成的巨大建筑综合体就是被称为咸阳上林苑朝宫前殿的“阿房宫”大殿。

如果这一推想是可能的，那么经过规模与尺度的适当分解，这座巨大建筑物的结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就有可能实现。因为分割成几个独立结构体的方形建筑，可以通过屋檐在四个方向上的渐次内收与重复来解决屋顶尺度之巨大与高耸的结构技术难题，同时也解决了这一巨大木构殿堂复杂的造型问题。可以想象：这座大殿是由 6 个边长各为 50 丈的正方形平面建筑组成，每座建筑各有自己的柱网与屋顶梁架系统。

这里还可以再大胆地做一个推测：若面广与进深各为 50 丈，可以想象这是一座面广与进深各为 16 间的方形大殿。每一开间的柱子间距为 3 丈（折合为 6.93 米），则通面广与通进深均为 48 丈（亦与数字 6 相合）。在当时的结构技术下，每一结构体的四周必然有十分厚重的夯筑墙体，以维持木造结构的稳定性。那么，再推想在每一结构体的四面外侧，各增加 1 丈厚的夯土墙，则整座结构体的通面广与通进深就恰好与 50 丈相合了（图 1-11）。问题是，这样的柱网布置没有为大殿本身的台基提供一个尺寸余量，只能使人想象，大殿是直接落在巨大的台座之上，并没有再设独立的台基。或者殿身之外另有台基，但台基尺寸并没有包括在“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的范围之内。更加难以处理的是，两座毗邻的结构体之间没有任何间隙，两者之间的下檐檐口处理变成了一个十分困难



图 1-11 前殿阿房想象平面之一（每一结构体为 16 间）（作者自绘）

的问题。

当然，这种平面柱网布置还有一个问题，即每一座独立体量的建筑都为偶数开间，即每面为 16 间，则大殿中心是一个立柱。尽管现存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中的主殿也采用了偶数（8）开间的平面布局方式，但不能够证明秦代仍然会用偶数间布置。因为现在看到的汉画像砖中表现的建筑物已经有了“当心间”的设置。汉去秦未远，秦代未必没有产生奇数开间殿堂的可能。

故而，这里还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组成前殿阿房宫的这 6 座独立结构体中的每一座，其平面柱网的面广与开间都是奇数的 15 间，其中，当心间为 3.6 丈（合 8.32 米），两侧各次间、梢间至尽间均为 3 丈（合 6.93 米），则木构部分的通面广与通进深均为 45.6 丈，每个结构体两侧距离文献中记载的长宽尺寸各有 2.2 丈的尺寸余量。其中 1 丈为夯土墙在柱缝外的厚度，余 1.2 丈可以算作是大殿本身的台基。这样排列柱网，带来的问题是，各个独立的结构体之间会出现一个 2.4 丈宽的间隙。而这个间隙，在檐柱柱顶部分的距离就有 4.4 丈之宽，或可以将这个间隙看作是各个独立结构体之间屋檐部位相互交接的空隙（图 1-12）。

当然，在朝宫前殿阿房的室内，在 6 个各自独立的结构体之间，无疑应该是有彼此相连通的内部通道的。如果需要打通彼此的空间，只要在这 6 个结构体之间各自留出若干个开间的缺口，不用夯土墙封闭，就可以使得这 6 个巨大的殿堂在内部贯通一气（图 1-13）。而每一结构体的前后檐，亦可能设置有若干个开间的出入口。

当然，即使是这样一种分划，每一座独立结构体的尺度仍然十分巨大。因为，通面广与通进深各为 50 丈，折合约为 115.5 米。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内部，且周围又有厚重的夯土墙，其采光与通风就成了问题。因此，可以设想，其屋顶上部应该有重檐的设置，上下檐之间的空隙可以采用木制网格式样的罽罥^①，既可作为殿内的采光与通风之口亦可作为建筑物在外观上的装饰（图 1-14）。按照这样一个大略的推想，就可以绘出这座旷古未有的木构大殿可能的立面外观（图 1-15，图 1-16）。

这里是按照当时可能的材料与技术，将每一结构体的外檐檐柱设定为 3.5 丈，并以每两间的幅度设置坡檐，从而形成三重周围檐，最后将中心四柱拔高一些，创造一个四面设罽罥的中央采光屋顶（图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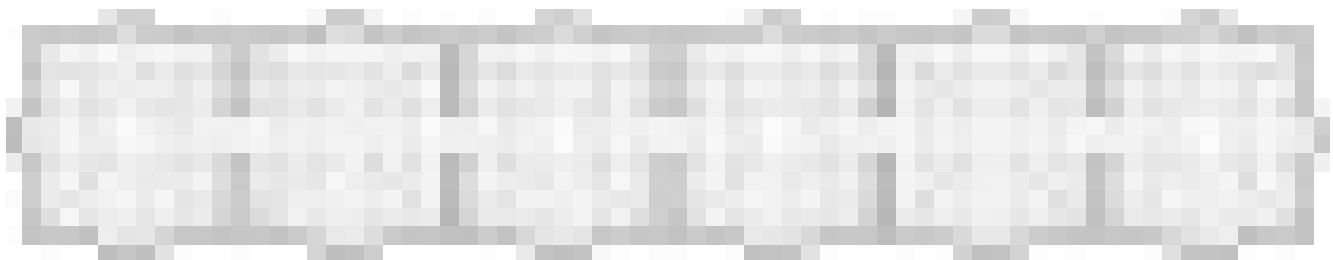


图 1-12 前殿阿房想象平面之二（每一结构体为 15 间）（作者自绘）



图 1-13 前殿阿房纵剖示意图（作者自绘）

① 罽罥，即古代用以采光、通风的木制网状孔洞，据《三礼图·卷一》：“郑氏曰屏，今罽罥也。刻之以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按罽罥，上皆以罔，即网户也。以木为方目，如罗网状，故可以为屏，又可为门扉。”参见：文献[1]，经部·礼类·三礼总义之属。